七經樓文鈔

詩有六情五際解一

六情五際之說本于齊詩始見於漢書翼奉傳中而注家多失其實張晏注觀性以秝曰秝謂日也此蓋不知秝爲律秝之秝而慢以十干當之詩緯中有名汎秝樞者正以其爲秝法之樞柅也三百五篇之中孔子之秝存焉非齊詩何由明之孟康注上方之情下方之情曰上謂東北陽氣所萌故爲上下謂西南陰氣所萌故爲下此蓋因辰戌丑未在四維方而望文生義以解之不知上下者天地也據東西南北四方言之則中央也中非北方而恭屬之北

亥非東方、而奉屬之東、寅非南方、而奉屬之南、巳非西方、而奉屬之西、豈必辰戌丑未定在四維之地哉、宋均以六義注六情、應劭以五倫注五際、皆迂謬可哂、夫奉所言之六情五際、本傳已自解之、何待旁徵他傳乎、毛詩正義引詩緯曰、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二際也、卯爲陰陽交會、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夫明明言五際、自應分爲五辰、而亥之一辰、已當二際、是仍止有四際、于數不合、且陰陽盛衰、于詩何與、于理亦不合、三易洞璣曰、自文王戊寅至成王丙午、爲一際、至穆

王壬戌爲二際、至懿王戊寅爲三際、至宣王甲午爲四際、至惠王丙寅爲五際、此黃先生以易詩春秋三者、合而爲稱、自成一家之學、于漢人五際之說、不必盡同、明于漢人五際之說者、惟孔氏顨軒經學卮言中得之、然亦未能知其爲、孔子之稱、也。余故先辨各注之誤、而後申論其所以然、

詩有六情五際解二

詩者導性之物也。性生情，情生氣，氣生聲，聲生數，數生律，律生秝，明乎此而後可以言六情五際。六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五際者金木水火土也。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智，火神曰禮，土神曰信，五際卽五性也。在人謂之五性，在天謂之五行，分于人曰心肝脾肺腎，分于天曰東西南北中，合天人而會之，則東方者甲方也，甲木克戊土，得己土配之，而甲木之性不過，甲木爲肝，肝行仁，故仁主申己，南方者丙方也，丙火克庚金，得辛金配之，而後丙火之性

不過丙火爲心心行禮故禮主丙辛西方者庚方也庚金克甲木得乙木配之而後庚金之性不過庚金爲肺肺行義故義主乙庚北方者壬方也壬水克丙火得丁火配之而後壬水之性不過壬水爲腎腎行智故智主丁壬中央者戊方也戊土克壬水得癸水配之而後戊土之性不過戊土爲脾脾行信故信主戊癸由是而發爲喜怒哀樂好惡之六情喜行寬大屬西方金金生于巳而盛于酉故巳酉主之怒行陰賊屬東方木木生于亥而盛于卯故亥卯主之好行貪很屬北方水水生于申而盛于子故申子主

之惡行廉貞屬南方火火生于寅而盛于午故寅午主之樂行姦邪哀行公正屬中央土土陽丑戌而陰辰未故丑戌辰未主之由是而通爲六氣好爲陽氣惡爲陰氣怒爲風氣喜爲雨氣哀爲晦氣樂爲明氣由是而出爲六聲喜心感者聲發散怒心感者聲粗厲哀心感者聲噍殺樂心感者聲嘽緩好心感者聲和悅惡心感者聲直廉由是而合之以六律黃鍾子氣夷則申氣好之情也大簇寅氣蕤賓午氣惡之情也姑洗辰氣林鍾未氣樂之情也亡射戌氣大呂丑氣哀之情也夾鍾卯氣應鍾亥氣怒之情也中

呂巳氣南呂酉氣喜之情也由是而衍之以六數甲己子午之數九乙庚丑未之數八丙辛寅申之數七丁壬卯酉之數六戊癸辰戌之數五巳亥之數四六數本于六律六律含于六氣六氣原于六情六情孕于五行五行胎于五性而納爲五音土爲宮火爲徵水爲羽金爲商木爲角甲子甲午壬寅壬申庚辰庚戌爲陽商乙丑乙未癸卯癸酉辛巳辛亥爲陰商丙寅丙申甲辰甲戌戊子戊午爲陽徵丁卯丁酉乙巳乙亥己丑己未爲陰徵戊辰戊戌庚寅庚申壬子壬午爲陽角己巳己亥辛卯辛酉癸丑癸未爲陰

角、庚午庚子、丙辰丙戌、戊寅戊申、爲陽宮、辛未辛丑、丁巳丁亥、己卯己酉、爲陰宮、甲寅甲申、丙子丙午、壬辰壬戌、爲陽羽、乙卯乙酉、丁丑丁未、癸巳癸亥、爲陰羽、此一法也、子爲陽宮、午爲陰宮、卯爲陽羽、酉爲陰羽、辰爲陽商、戌爲陰商、巳爲陽角、亥爲陰角、丑與寅同爲陽徵、未與申同爲陰徵、此又一法也、音以綱之、律以緯之、日辰以配之、命以定之、風以傳之、數以紀之、歲以統之、閏以接之、而五際之名起焉、亥爲水際、酉爲金際、午爲火際、卯爲木際、天門爲土際、天門戌亥之間也、以詩配之、則大明在亥、祈父在酉、形

弓在午。天保在卯。若華在戌。卯酉之際爲革政。亥午之際爲革命。戌亥之際。天神候聽。王者之所當愼也。詩稱之法。十年一節。三十年一宮。宮分孟仲季。十二宮周而復始。遂卯酉之際。必有革政之事。逢亥午之際。必有革命之事。周武王卽位之五年辛巳。入午孟之第一年。越十一年辛卯滅殷。在午仲之第六年。此革命之證也。又二百八十年、至平王元年辛未。爲卯季之第一年。東遷于洛。此革政之證也。其或逢五際而不盡驗者。則以閏分餘氣之不齊。天道人事感召湊會。總不外前後十數年間。故分亥午卯酉。各

自爲際。而戌亥二宮之間。合爲一際。即所以齊不齊也。春秋時師曠歌風。季札觀樂。梓慎裨竈子韋、以及戰國之石申、甘公。漢之唐都、翼奉。夏侯始昌、郎顗、諸人。不外此法。而其本原。皆出于天地人自然之性。故曰詩者導性之物也。性生情、情生氣、氣生數、數生律、律生秝、此之謂也。

詩有六情五際解三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當時必有傳樂經者、而漢書藝文志所載、但有樂記而無樂經、豈亡之哉、詩經即樂經也、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某詩入某律、合某音、聖人必有手定之譜、故曰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得所即各當其音律之謂也、魯韓毛三家、但傳訓詁、不傳音律、傳音律者只有齊詩、含神務曰、齊地處孟春之位、律中太簇、音中宮角、陳地處季春之位、律中姑洗、音中宮徵、曹地處季夏之位、音中徵、秦地處仲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商、唐地處孟

冬之位、音中羽、此雖畧舉示例、未能備著、然亦可知齊詩所傳爲孔門樂經之譜明矣、毛詩疏引汎歷樞之言四始也有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魚在巳火始、鴻雁在申金始之語、後儒不得其解、遂以爲水火金木、何與于詩、其實大明在亥者、律中應鍾也、四牡在寅者、律中大簇也、嘉魚在巳者、律中仲呂也、鴻雁在申者、律中夷則也、此與毛公以關雎鹿鳴文王淸廟爲四詩之始者、較有義意、孔門微言、正在于此。儒者以妄誕置之何也。且古詩入樂、皆三篇連奏、以左傳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例之、則大明在

亥爲文王大明緜三篇四牡在寅爲鹿鳴四牡皇華三篇嘉魚在巳爲魚麗嘉魚南山有臺三篇鴻雁在申爲吉日鴻雁庭燎三篇但舉中篇而上下二篇在內以三篇備而後可合爲一宮十二宮各有孟仲季也五際之義亦同四始注漢書者不深明齊詩之例但以陰陽際會解之不知亥爲革命者文王大明緜三篇分孟仲季于亥宮也其三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生相克皆調之以應鍾之氣而吉凶可見王者值此天神伺察之時一有不愼天命將去故爲一際也午爲革命者六月采芑車攻三篇分孟仲季于

午宮也其三十年中之歲月日辰相生相克皆調之以蕤賓之氣而吉凶可見王者值此陽消陰長之時一有不慎害氣將至故爲一際也卯酉爲革政者常棣伐木天保三篇分孟仲季于卯宮沔水鶴鳴祈父三篇分孟仲季于酉宮也卯司日出亦稱天門酉司日入亦稱地戶王者值此二際則解舊舉廢理其政以應之故曰卯酉爲革政其六十年中之事皆調之以夾鍾南呂之氣而吉凶可見所以各爲一際也戌亥之交小雅之終而大雅之始也其間必有閏律閏律爲前宮之餘氣而戌亥正當紫宮之前天門

所有太一巡行入宮出入于此王者尤宜愼之故別爲一際也凡樂譜有中聲有變聲有子聲有全律有半律有閏律分布于十二宮宮各三十年合得三百七十三年自古未有三百七十三年而不値革命革政之事者也有其事則必在五際之限一定不易之理也三代以上陰陽秝譜天文五行合爲一家漢相保章之所司即孔子之所本漢儒條別九流分爲四家六朝以後羣術淆亂唐李淳風僧一行畧能明之而未詳其要宋後理學門開一切棄之目爲小道矣夫豈知皆孔門之大道哉夫吹律定姓之法出

于孔子、而知樂之人不世出、雖大師如劉子政亦不敢指齊詩爲孔門之樂譜、遂使尼山六藝缺而不全、豈不可憾、余故詳論六情五際之所以然、而更爲譜以明之、

木火金三際皆在正方、則水際亦宜用子、乃舍子而取亥者、黃鍾乘陽、巳在革命之後、不若應鍾散陰、正當革命之初也、亥之神曰徵明、正取明而未融之意、以當革命、其艱難甚于午際、徒以乾位解之、于革命之義終未合、天門雖在戌亥之間、而戌爲尤重、以亥水已爲第一際、而此第五際、乃土際也、土際取戌不取丑辰未者、丑與子比、未與午比、皆當革命之後、國運方新、去卯酉革政之際、尚差五六十年、辰與卯比、纔脫革政、未近革命、皆不足當土之一際、

惟戌居酉亥之間革政之運未終革命之運又始其時事孔棘有甚于亥卯午酉者故以此爲第五際也凡詩秝皆從樂律而生樂律又隨秝數而變邵子元會運世之說即從十二律推而衍之者也小雅卷末正當戌際漸漸之石爲戌孟苕華爲戌仲何草不黃爲戌季政至如是國將亡矣所天永命之機非帥文王不可故下接大雅之文王而入于亥孟然則戌亥之間非革政革命之交會歟

關雎述釋

關雎房中之樂也

燕禮註絃歌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

諷誦以事其君子

鄭氏詩譜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夫人侍御於其君子

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

又謂之燕樂

周禮磬師註燕樂房中之樂

亦曰鄉樂

禘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周公制禮以此爲天下通用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人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其在毛詩未行時漢人所述多以爲刺詩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周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嘆之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皇后紀康王晏朝關雎作諷

王充論衡關雎詩何時作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作是詩也

馮衍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意憫太子計

引薛夫子詩章句曰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萌故咏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

初學記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

微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王應麟困學記聞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晁景迂詩序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

惟毛詩與禮經合

戴震詩經補註南豳雅頌有專爲樂章非詠時事者周家歷世有賢妃之助故周南首關雎所以正內德愼昏姻之際又曰齊魯韓皆以爲諷刺惟毛詩與禮經合

特孔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爲關雎全詩之本旨

而毛傳無文僅有不淫其色一語未足申明序意

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

詩序發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孔安國論語註既無發明鄭註之見於詩正義者辭尤不

達

孔註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

鄭註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

朱子以詩辭外配哀樂似乎近理而輾轉反側終未明其所以哀

朱子集傳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悲哭泣則傷矣其以樂章言者謂哀樂皆於音得之尤無據

程大昌詩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就聲音說

近劉氏台拱擬爲三篇連奏之說論者謂鑿破混沌矣

劉氏遺書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肄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

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歌三終盡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卷耳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

然而卷耳明言不永則況[illegible]朱傳之[illegible][illegible]云不[illegible]關雎固

爲不淫而輾轉反側之時亢樂難言樂况葛覃之篇不淫僅就季札論豳一語兌强傅合乎

劉氏遺書葛覃之賦女功與七月之陳耕織一也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即葛覃可知矣

嗟乎關雎爲三百篇首而二千年來未有能發哀樂之覆者關爸先已茫如更何論其他耶夫實事求是之學貴在以經解經耳求之經而不得然後求之傳註未有舍經而先憑傳註者也曰關雎之義云何曰此文王繼娶而求賢妃之詩也文王先娶姜氏有淑德繼娶姒氏亦有淑德書

姜氏初喪姒氏未得之時其心之哀有不可言喻者然而不傷則發乎情止乎禮也序所謂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也既得姒氏其心之樂有不可言喻者然而不淫亦發乎情止乎禮也序所謂愛在進賢不淫其色是也曰於經有徵乎曰有徵大明之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文王初娶姜氏也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此文王繼娶姒

氏也續者繼也續女者繼娶莘國之女也莘國為今河南之陳留縣

國語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

括地志古莘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也

洽陽為今陝西之郃陽縣

漢書地理志郃陽註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

之陽

兩地相去一千餘里文王何得娶莘國之女於郃陽耶前漢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不言郃陽爲莘國地至元和郡縣志始言之太平寰宇記又承其誤

元和郡縣志夏陽縣古有莘國漢郃陽縣之地縣南有莘城卽古莘國文王妃太姒卽此國之女也又郃陽縣本漢舊縣在郃水之陽詩大雅在洽之陽是也

太平寰宇記郃陽縣漢舊縣屬左馮翊按郡國志云今縣南二十里有城卽古莘國地也散宜生爲文王求有

莘氏美女以獻紂即此地　又太姒廟周文王娶有莘

氏之女太姒即邑人今郡有文母祠存典祀

蓋皆因詩而附會其實毛公並未言莘國即郃陽也

毛傳洽水也渭水也莘太姒國也

康成以大邦有子爲太姒

鄭箋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爲

妃乃求昏

而於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究不可解

鄭箋使繼太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太姒則配

文維德之行

蒙則謂長子者伯邑考也文王先娶於郃陽之女生長子伯邑考續娶莘國之女生武王與長子伯邑考同行故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也文王年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

大戴禮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發

然則先娶時蓋十二歲續娶時蓋十四歲也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豈以其爲太姒之長子乎上章特筆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直敘至親迎已畢昏娶之事矣下章復特繫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遂實之以纘女是明明分作兩娶乃自來解詩者皆混而一之不惟與地理不合於本詩章法亦不合也或曰文王初娶者爲姜氏有徵乎曰有徵思齊之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周姜卽文王初娶之姜氏也非太王之妻妃也思媚周姜何法與思齊太任相同言思齊之太任不愧爲文王之母思媚之周姜不愧爲京室之婦按說文媚說也詩意謂常思媚說太任以盡其婦禮故叙周姜於太任之下太任爲姑周姜爲婦也太姒嗣徽音嗣者續也周

姜之後得太姒繼續其徽音猶之大明之詩之言纘女也大明之詩曰纘思齊之詩曰嗣是太姒之爲繼娶也又明矣漢以來傳註皆以周姜爲太王之姜妃於是以思媚屬諸大任而不與首句之思齊相並不知太任太姒稱太則太王之姜妃尤宜稱太而不得但稱周姜稱周姜者文王爲世子未卽諸侯之位則姜氏爲世子婦未受夫人之禮幼而早卒以婦禮終故不稱太以別於太任太姒也美其德曰樛音重其名曰天妹周姜誠淑女矣文王初娶周姜悼好逑之既逝思徽音之難嗣寤寐輾轉哀何如乎既得

淑女以嗣徽音樂何如乎不淫不傷情之正也周公制禮以關雎爲上下通用之樂所以正内德愼昏姻敎天下之爲夫婦者也

被非次說

毛傳被首飾也鄭箋引儀禮主婦髲鬄以明之以髲與被通禮本文作被錫被即髲錫即髢又作鬄也說文鬄字解云髲也髢字解云鬄或从也聲髲字解云益髮也三解互相明益髮者已之髮少取他人之髮以益之莊子所云禿而施髢是也若髮多者轉可不用髢故詩又有鬒髮如雲不屑髢也之詠是髢與鬄一字髲與髢一物詩禮經文無髲字多假被字爲之鄭氏之說不可易矣特鄭氏既以被爲髲而又以髲爲卽周禮之所謂次則足以疑誤後人何

也追師掌王后之首服三曰副曰編曰次以當內司服所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則首服副鞠衣展衣則首服編褖衣則首服次褖衣爲接御于王之時所服與此詩夙夜在公薄言旋歸不合則被非次也且次與副編並非兩物覆首爲副編之爲編次之爲次皆以髮爲之而有差等詩曰副笄六珈是副之爲名上有六珈之飾鄭氏謂如今之步搖劉氏釋名謂用衆物成其飾皆以有飾者爲副也而廣雅又作䰉謂之假紒假髻本名編鄭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亦通名爲副蓋有六珈之飾者爲副無六珈之飾者

為編一物而異其名以有飾無飾別之耳次與副編之制其分別處不可得詳然禮曰女次純衣則是明明禮服所非退居燕私之服凌氏禮經釋例曰婦人之副猶男子之冕婦人之次猶男子之弁冠其說雖無可見于經要之與益髮之髲不得混而同之此詩之被固非次也

南方之原音釋

南方之原與差麻娑叶韻何也原字讀如陀乃方音之轉變如桓之讀和韓之讀何鱓之讀鼉番之讀婆獻之讀莎難之讀那干之讀个皆雙聲也說文邍字本作邍解云高平之野人所登從辵备彔闕臣鍇曰以爲人所登故從辵登而上故從夂夂止也左傳曰原田每每詩曰周原膴膴故從田未知何故從彔也蔣子曰二徐注說文不識古字古音故往往誤解此之不敢强解彔字尚爲能闕疑者此彔字于形聲皆無所取蓋是彖字之誤非彔字也岐陽石

鼓文即史籀之大篆其遙字從豸不從豕籀文爲許君所本說文中引證甚多豈有遙字從豕而許君轉以爲從豸耶說豸爲豕寫官之誤徐氏未能據石鼓以正之耳豸本音豸從也字得聲也字古音亦作它故豸字又轉音爲脫凡從也之字如弛之通陀施之讀柂杝之爲柁小疋以池叶阿大疋以馳叶多屈子橘頌以地叶過皆遙字從豸豸字音弛豸字從也也字同它之互相轉變也說文豸部有蠡字本音禮輕音爲離古讀離爲羅故左傳謂其不及蠡蠡也讀爲裸文子聖人法蠡蚌而閉戶通作蠃皆羅之重

音也蠡字從彖而重音可作鄒豈遂字從彖而轉音不可作此乎段氏說文解字注曰原田彖彖然敓從彖聲文也義倘不及徐氏之能闕疑

鴟鴞之詩釋

鴟鴞之詩周公憂患而作也憂不在管蔡而在武庚武庚者東方人心之所繫王室所賴以安危者也一則曰無毀我室再則曰未有家室三則曰予室翹翹皆託寓言以隱喻王室斯時流言之事已白中外之人但知管蔡之誣周公而已而不知武庚之謀傾王室也周公獨知之故作此詩以告王冀王于反形未見之先作怨患豫防之計未雨綢繆孔子所謂知道也書曰王亦未敢誚公（今本作誚乃誚公）訃字之譌（訃古信字訃訛作訓此今文本也古文又訛作誚）王不訃於毀室之言

以三監未叛毀室無有實據迨至既叛而後知此詩之非廼誣矣凡言周公事者約有數誤以成王爲疑周公一誤也以居東爲束身待罪二誤也或以居東爲東征三誤也以罪人斯得爲管蔡商奄四誤也以鴟鴞之詩爲作于滅武庚之後五誤也有此五誤而周公之心事不明即鴟鴞之詩之本旨亦不著于天下夫成王何以未疑周公也君在諒闇之體冢宰本應攝政周公既位冢宰斷不至爲流言所搖雖成王年方十三冲人無知而召公太公史佚與周公同號四聖豈有不調護其間俾周公得安其位乎周

公之所以必出居者蓋不欲成王之信譏而爲武王之遺命逸周書曰乃今我兄弟相後又曰今用建庶建叔是武王臨終原以大位傳周公周公居攝而流言忽來則不得不避位以釋中外之疑故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先王謂武王也明乎此而成王何疑周公之有成王既未疑周公則周公無所爲罪周公既無罪又何必出居于東其居東非避居乃出巡也越絕書謂出巡狩于邊是也武庚以狡猾之才爲東方人心所繫故親出巡以鎮撫之內可以消干位之嫌外可以靖頑民之氣豈有親貴重臣專

以形迹爲事一聞流言遂目投于閭巷者謂之曰東遽于商史記曰南奔于楚鄭司農曰居于東都而周書紀後曰同叛者三監外有徐奄與熊盈之族共十七國則周公當日由東都而之楚之商復返居于東都皆周有之情事也惟其流東方之地多而且久因以卯人心之難集西周之勢未有孚因于是有未有室家之言聲哀而意長焉不然天下之歸周幾十年矣今忽曰未有家室其誰信之雖然公知東方之難靖而未知西土之有難也迨罪人既得而後知之罪人者造流言之人愛管蔡之將謀以傾周公

者也蒙恬謂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又曰王毅言之者即是人也周官大司徒以入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而士師之八成又有邦誣造言與邦誣皆律所不赦故余縢謂之罪人罪人得而管蔡之謀畢洩周公知武庚之必叛矣管蔡之謀武庚主之武庚爲東方人心所繫一叛而東方之叛國幾半天下則周室之成毀尚未可知故曰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子謂管蔡二子也取子者毀室之漸二子與我有天屬之恩勤又爲先王所養鬻而成今誘于武庚一何可閔此恩斯勤斯二句正從上文取子二句一貫

置下而毛鄭不得其解妄加訓故詩之本旨晦矣夫我室旣毀其巢毀而予室又鳴其漂搖何也蓋罪人旣得之後成王必盡捕罪人之黨管蔡之私人刻刻自危不善撫之恐有肘腋之變故以風雨漂搖爲言大誥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越茲蠢是肘腋生變之一證也夫西土不靖之人非管蔡之私人而何人乎維音嘵嘵較無毀我室之情爲尤迫已是故鴟鴞之詩作于流言旣白之後三監未叛之先首章惜管蔡之被誘也次章望成王之豫防也三章述東方難定之形四章陳西土可虞之象而一則

曰我室再則曰予室且極而言之曰未有室精誠所通天

心頓變周公之憂患畢萃于一詩矣故曰周公之心事不

明則詩之旨不著于天下也

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叶韻說

吳棫韻補曰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此以首句與第四句爲韻中二句調同爲韻引楚辭求矩矱之所同叶摯咎繇而能調爲證朱子從之陳第毛詩古音考更引東方朔七諫以証調同相叶之確爲古韻顧亭林詩本音不以爲然江愼修引申顧說直謂屈子誤效小雅東方朔又誤效楚辭似調與同不得爲韻矣濤于曰漢以前無韻書僅即其本地之方音也屈子楚人東方朔齊人時之相隔三百年地之相去千餘里何得强不叶之韻以

相效乎韓非子曰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亦是以調叶同豈吃公子亦效小雅耶將謂其效楚辭耶古人聲類之法詎後世韻書之所得拘耶吳氏陳氏但知調之叶同而未明其所以叶故雖以顧先生之精于考古而亦以輕心措之蓋調字從周字得聲周之本體從用故周字兼有用音猶曹字本體從東得兼有東音也淮南子曹布通作宗布束皙勸農賦曰惟百里之置吏各區別而異曹考治民之賤職美莫富乎勸農此曹字之音宜讀爲叢惟其兼有東音故能與農字叶韻明乎曹之叶農即明乎調之叶同矣韻

書尤蕭之字大概多與東韻相轉還之詩曰遭我乎峱之間兮漢書引峱作嶩是峱嶩同聲也南山之詩曰橫從其畝而韓詩以從為由是從由同聲也商頌曰鬷假無言而中庸引鬷作奏是奏鬷同聲也小雅外禦其侮左傳引作務務假為雺雺假為蒙故與烝也無戎叶韻是務蒙同聲也漢書地理志鮦陽縣下孟康注云鮦音紂或謂是紂紅反奪去紅反二字而廣韻已收入四十四有是紂鮦同聲也方音之流變要不盡關乎本體之從出而況有本體可據者又何疑於諷同之非韻哉

筆革金厄解

厄者戹之或體、戹者枙之省文、枙者軶之假借也、車之制輈前橫木長六尺曰衡、衡之下枙馬牛頸者曰軶、軶亦作枙、小爾雅所謂衡枙也是也、大車駕一牛、只一軶、小車駕二馬、有二軶、軶又名烏啄、亦見小爾雅、烏啄毛傳作烏噣、國策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爾雅釋鳥曰生噣雛、二噣字皆讀爲啄、假借字也、啄可借爲噣、則噣亦可借爲啄、故毛傳之烏噣、卽小爾雅之烏啄、釋名曰烏啄向下叉馬頸似烏開口向下啄物時、此解烏啄之義、卽說車軶之形、旨寫

官訛蜀爲蠋同於爾雅釋蟲之烏蠋孔疏遂引爾雅以申毛傳而厄之爲蚅字誤而義亦不可明矣按爾雅蠋字已先謬誤其所謂蚅烏蠋者乃說文蟲部之蠋也蜀本蟲名故從蟲在勹中後人欲別於地名之蜀因加蟲字於左旁其實古文無此字也古文既無蠋字則爾雅之烏蠋爲蜀字之訛毛傳之烏蠋爲噣字之訛無疑矣何也烏蜀之虫無與於烏啄之軛也鄭箋曰傳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纏搤之者烏啄著於衡下恐或動搖必用革以上下纏搤其名爲轐說文轐字注云車衡三束也又云曲

轂轐縛直轃暈、縛曰束曰縛、即鄭箋纏搤之義、秦風五楘梁輈、傳以五爲五束、楘爲歷祿、蓋以革束縛歷歷祿祿然、其在梁輈之上者、謂之楘、其在衡軛之閒者、謂之轙也、衡軛上服、有環以貫轡、曰轙、爾雅曰、載轡謂之轙、論語包咸注曰、軛上施環以貫轡、謂之轙、即鄭箋所云之小環、說文亦曰轙車衡載轡者、郭璞注爾雅亦曰車軛上轙、轡所貫也、鄭箋但云小環、一名纏搤、而未明言其爲轙爲轙、孔疏遂以爲與傳異義、豈知傳語簡直、正賴箋語爲之申明哉、孔疏不識經文厄字之爲車軛、又不知傳中烏蠋之爲烏噣、

又不如箋中小環之爲轙、轙搤之爲軛故旣誤引爾雅、而其餘亦毫無發明、說文鑣字作鐮注云轡首銅也、蓋轡首有革、又有小環以銅爲之故謂之金厄、孔疏誤謂金厄爲轡上銅飾、如烏蠋之虫然、故附會妄解、詎知轡貫於環中、環著于軛上轙以縛之、傳與箋皆言衡軛之制、蓋衡軛之制明而後金厄之說可得而正、

是辭於毛傳鄭箋剖析之以明暢其義專駁孔氏疏之誤

孟子周官封建異同說

封建之制孟子與周官不合儒說之調停者亦異自漢迄今未有定論蔣子曰孟子周官皆是也諸儒之說皆非也蓋孟子所言者爲周初之制見于尙書武成篇曰列爵爲五分土爲三武成者武王之書也伏生今文中雖無武成然書序明明有之孔壁古文明明有之孟子言吾于武成取二三策是孟子親見武成之證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與列爵爲五合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分土爲三合武成眞古文

亡于建武之際今之武成論者多以爲僞閻氏若璩攻之尤力以爲襲用漢書不合孟子要之血流漂杵之語旣見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血流漂杵可知也五等之爵三等之土旣見孟子則孟子時之武成必有列爵爲五分土爲三可知也周官者周家一代之官制自西周以至東周四百年中因革損益不知凡幾不必盡屬周初之制也周初之制公侯皆方百里而當成王時其法已一變管仲告楚使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今之治春秋者無不謂管仲之飾辭矣然是

子告景公亦曰昔我先君太公受之營邱爲地五百里史記亦曰伯禽康叔封于魯衛地各四百里太公封於齊兼五侯地是齊國之五百里實爲太公始封與魯衛之四百里同受封于成王時者均不可誣夫太公康叔皆封于武王世何以成王復封之盡在周公東征以後也其時滅國五十地皆與齊魯衛隣成王褒太公之功故益之以蒲姑之地褒康叔之德故挑之于邶鄘衛之地大周公之功德故封伯禽于魯而益之以商奄之地于是侯國百里之制稍變于三國康成注王制曰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

州之地始皆益之正言齊魯衛加封之事也陸農師易山齊金仁山輩皆不然鄭説殆未之考然因此遂謂大司徒建邦之制為成王所定則又不可何也司徒之文與夏官職方氏合職方氏一篇即汲冢周書之職方解也周書序以為穆王作論者謂穆王取周官中職方氏之文申命告誡述古亦謂之作今以兩書互校則職方氏多四十四字曰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而職方解但云凡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而已夫以

穆王之勤遠略特取先王之典申令天下何以反刪去諸侯之方域秘而不宣哉訖穆王時職方氏原文倘無此四十四字而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爲穆王以後所增益也周官之官名散見于左氏春秋如宰如內史如膳夫如行人如太史周官皆有明文而襄公二十一年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注以尉氏爲司寇之屬其實司寇屬官並無尉氏是東周以後官名之改易倘有未載于周官者然則大司徒之土地制域其爲後王所更定明矣王室既微職方不修陵蔑暴寡天子不能討且因其并吞之地從

而封之載諸大司徒之方策變易舊制是亦情理所宜有者春秋時自鄭國外別無方三百里之伯若子男則更無二百里百里者但公侯之封既廣則伯子男之封亦不得不廢虛定其制以存王朝之大體故增益職方氏之文以傅合大司徒之文且定其食數爲半爲三之一爲四之一以傅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初制所以掩王靈不振之恥也不然公侯雖甚有功斷不能如太公公侯雖甚有德斷不能如康叔伯禽烏得援成王加封之例哉孟子未見周籍仍据武成爲言故與周官不合儒者篤信周官爲周

公所手定勉強調停說愈多而愈歧甚不信周官者直以爲戰國之書王莽之書則更鹵莽矣故均不置辨

井田寓兵說

儒者之言井田也無不據周官以言矣而周官之文往往不合溝洫之制遂人與匠人不合授田之制大司徒與小司徒不合賦稅之制鄉遂與都鄙不合儒者彌縫其間幾若置身於成周之盛爲之圖畫無遺者吾以爲井田本所以合兵農也要必先明乎兵農之所以分然後井田之制可得而定何也自來論井田者孰不謂寓兵于農國家省養兵之費哉然而九穀之貢稅已什一而馬牛車輦干戈餱糧芻茭之出於六十四井者費且數倍穀稅其爲虐政

胡可勝言諸儒知其說之難通也于是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通之助者匠人之溝洫也貢者遂人之溝洫也然而晝井分疆必于衍沃都鄙果盡衍沃乎百里之內八十一澮鄉遂何多溝澮乎小司徒曰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鄭註所謂造都鄙也而明明有貢矣小司徒曰考夫屋遂人曰經田野此賈疏所謂治鄉遂也而明明有助矣其尤可疑者孟子曰八口之家可以無饑是一夫受田百畝合男女而爲八口而周官乃有上地中地下地家七人家六人家五人之不同使受田之家男少女多則當大軍旅

之時不將盡籍男丁而更驅婦女于南畝乎井田之法因
儒者之說而將愈晦然則井田之制果何如曰井田者黃
帝之兵政也立四正四維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八陣
以中一奇爲握機而推之以爲田政是即黃帝之屯田也
漢諸葛公以蜀地多山勢狹去中央一奇專演八陣節制
更整不知者謂其法八卦其實乃法井田孟子所云八家
同井者乃其本法以四爲列二列爲聯而相保助四四相
乘由四而八而十六而六十四與周官井邑即甸之制合
四井爲邑邑四井也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四邱爲甸甸

六十四井也此何特附會司馬法之以三甲起數而始能定哉周之兵農合而仍分太宰曰三農生九穀閭師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此專言農者也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曰虎士八百人此專言兵者也兵必出于耕田之農而農不盡為井田之兵周公東征三年始歸東山之詩但曰果臝之實而已曰有敦瓜苦而已使兵皆為農則廢農三年何無一言及之平王之戍申也戍者怨之為賦揚之水亦不以廢農為刺何也是故周之田法農自為農兵自為兵兵寓于井田井田在平曠之地

鄉遂都鄙皆有之鄉師遂人縣師稍人無不有專掌徒役之政令是也農不必寓于井田不必寓于井田則不必在平曠之地鄉遂都鄙皆有之九度八鳩七藪六表五數四規三町二牧皆當一井是也盡地之可井者則盡井而用助法助法之溝澮少故匠人之一同只一溝一澮地之不可井者則開方而用貢法貢法之溝洫多故遂人之一同有百溝千洫匠人所言者兵田也遂人所言者農田也農田不計丘甸縣都而專供稅兵田計丘甸縣都而專貢賦賦稅皆以什一為準而井田之法大約同于唐之府

兵無事助耕有事服役凡屬于司右掌于虎賁之士皆取
諸井田而更番以宿衛其或平曠地少井田不足然後取
諸任貢之農以補軍數所以小司徒之職既辨其卒旅軍
師而復稽家三人家二人之民以合大司馬上地中地下
地之制也如是而何疑于溝洫之不合授田之不合賦稅
之不合致勞諸儒之紛紛彌縫也哉管子之治齊也三軍
悉出近國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焉說周官井田之
制而變通之亦因齊之地勢近郊多平曠故也其論伍鄙
之農以爲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合于周官之辨三等地

而不以之爲兵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農工商賈不敗
其業是楚之農亦不從軍也豈周之田法必使農盡爲兵
而不慮兵之妨農哉

井田出車說一

井田出車之制周官無明文解者引司馬法以附合之而司馬法之文有二其一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鄭氏注小司徒所引小雅甫田箋亦用之者也其一曰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此服虔注左傳所引見于小雅信南山正義者也秦氏五禮通考曰爲通爲成云云通治溝洫者而言爲甸爲邱云云據賞出稅者而言兩者互相明實卽一法蔣子曰司馬法之法皆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傳作邱甲邱始出甲晉作州兵州始出兵而晉之十家九縣長轂九百見于昭公五年傳者約二井半而出一乘其爲病民之政非王者之法尤明矣且其數與周官之制斷不能合小司徒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在民謂之比閭族黨州鄉在兵卽謂之伍兩

卒旅師軍其法皆以伍起數二伍聯之五伍聚之並不以九夫十夫爲率至一乘七十五人之說尤不可通何也一甸六十四井也七十五人出于六十四井中不知令若干家共出一人如以十六井出十八人計之則六十四井實出七十二步卒而甲士三人又不知分于何井況周制千乘之國以三萬七千五百人爲三軍如一乘七十五人則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矣不上僭于天子之六軍乎儒者但以其出司馬法而据之以言周制而又不詳加推勘者何也司馬法本穰苴所傳苴爲齊閔王將其書多用齊法

而稍變之其曰乘馬之法卽管子之乘馬也管子曰方六
里爲一乘之地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
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穰苴因之衍爲二
法一曰一車三十人一曰一車七十五人其一車三十人
卽本于管子之白徒三十人也而一車七十五人實本管
子之一車五十人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者戰
車革車者載器械財貨衣裝之車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言馳車又曰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言革車一車七十五人一

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是仍即管子之一車五十人而稍變之也故曰司馬法之法乃春秋時霸國之法非周法也

井田出車說二

然則周制一車幾何人曰一車二十五人也二十五人者一兩之數也詩召南百兩御之毛傳以百兩爲百乘是一乘可稱一兩正義引風俗通一車兩輪以疏之非也兩者軍制五五之名五五二十五人共一車故五五爲兩一車亦稱一兩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康成荅臨碩以三萬爲舉大數言之蓋魯爲次國只有二軍二萬五千人而詩言三萬故以爲舉大數襄公十一年始作三軍僖公時只有二軍以二萬五千人分此公車千乘是一車二十五人之明證也

楚莊王與晉戰于邲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楚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申公巫臣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是晉之兵制亦以二十五人爲一車未有一卒三十人一車七十五人者後儒術左氏傳無不引司馬法之制以說晉楚故謂一車七十五人之外復有二十五人之兩以附于偏卒是皆以司馬法之制爲周制而不知其爲齊制也晉楚之兵制改變不知凡幾而五五爲兩之名尚在則一車二十五人之實自存不皆可以爲周制一乘之證乎一車二十五人以一人爲甲士以二十四人

爲步卒步卒領於甲士此卽魯成公時邱甲之法之所自出司馬法所謂一車七十五人者卽邱甲之法也七十五人乃三兩之數三其二十四爲七十二步卒三甲士領之合爲七十五人其與周制不同者周制以二十五人爲一車齊制以七十五人爲一車復有革車二十五人是以百人而用二車比于周制百人四車者爲輕捷凡霸國之法皆嫌周制之繁重而變易之者也先王治民之要數始于五而成于十溝澮之制以一爲十以十爲百以百爲千正與比閭族黨之制相成入則聯室比居出則同力合作以

養以教以戰以守田稅軍賦操簡而易行若以聯伺之法臨之則配制紛紜出田時爲九爲人入室則爲十爲五長佐不常號令難一豈非亂政乎孔氏穎達于書牧誓禮坊記春秋成元年各疏皆謂徵調出兵之數與臨陣對敵之數不同科兵既至臨時配制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不必還屬本車孔之意蓋謂一車三十人爲元科之數一車七十五人爲臨陣之數也說甚巧而無據由不知一法之不能合一且不知其非周制耳周之井田卽爲兵田兵田但出人出餱糧而不出馬牛車轂干戈弓矢夏官

馬質掌戎馬是馬不出自民間也地官牛人共兵車之牛是牛不出自民間也春官車僕掌戎車之倅是車輦不出自民間也夏官司兵掌五兵以待軍事司戈盾掌軍旅之戈盾司弓矢掌頒師役之弓弩是干戈弓矢不出自民間也縣師曰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令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師而至此與遂人之簡兵器鄰長之帥兵器里宰之比兵器稍人之屬共輦盡皆具周以後之變制非西周以上之本制也春秋以來列國之兵政紛紛改置而王室衰微財用不給求車求金之事不

絕于書封識之內必亦有作邱甲用田賦如列國之變制者卽如比閭族黨以五起數而井邑邱甸又以四起數卽小司徒一職已二法不可相通況出人出車之數之不一者耶封建之大百里者且變爲五百里七十里者且變爲三百里矣井田之變革又何足異乎或曰孟子言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司馬法一車甲士十人者合不如此武王伐殷之兵孟子特舉之以明仁者無敵兵不在衆之意虎賁三千一車只十人也如依司馬法兼步卒在內則三百兩當有九千人與孟子譏善陣戰之意不合且其事

在未制作之先不可据之以言定太平之术

犧尊解

以犧尊爲獻尊飾以翡翠者鄭司農注周禮獻讀爲犧飾以翡翠是也以犧尊爲沙尊畫以鳳皇者後鄭注明堂位犧尊以沙爲畫飾疏謂沙爲鳳皇刻畫於尊婆娑然是也以犧尊爲畫作牛形者魯頌疏引阮諶禮圖云犧尊飾牛於尊腹上是也以犧尊爲形如牛而背上負尊者王肅言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是也鄭氏謂則以獻爲戲字之誤犧與戲字同音力辨後鄭讀犧爲沙之非楊氏簡則以沙爲牛名獻爲首獻力辨先鄭讀獻爲

犧之非、何氏楷則据詩中享以騂犧叶降福孔多、謂犧本音娑、尊當爲牛力辨翡翠鳳皇之非、是三說者皆宗王肅以肅所言齊大夫送女器爲有據也、按說文犧字注云宗廟之牲也、從牛羲聲、賈侍中說此非古字、夫所謂非古字者、蓋古文於犧牲字只作羲、其加牛旁、乃漢代俗字也、羲字從義字得聲、義字從我字得聲、故經傳中義字、皆讀若俄、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其尤著也、古人從義之字、如儀字議字之見於詩、檥字之見於史記、轙字之見於淮南子、鵞字之見於漢書、無不讀若俄者、羲字之讀爲沙音、亦

猶是也今文尚書民儀有十夫古文作民獻皐陶謨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田君碑皆作黎儀論語鄉人儺魯論作鄉人獻是獻字古讀亦如俄與先後鄭讀獻爲羲讀羲爲沙合沙字誠羲字之本音也又按魯頌毛傳已以犧尊爲沙飾大毛公乃荀卿弟子是沙飾之訓乃戰國時經師所傳非先後鄭鑿壁虛造者先鄭曰翡翠後鄭曰鳳皇是沙字即莎字亦即娑字從鳥羽生義不從獸毛生義且所解者爲羲字非犧字也羲尊若必鑄作牛形則山尊應鑄作山形罍尊應鑄作雷形而非僅畫山於尊畫雷於尊

矣、王肅注經好與康成違異、嘗僞撰孔子家語、孔叢子諸書、以實已說、此齊大夫送女器、安知非王肅所僞造、不然何以只肅一人言之、而他儒未之言、且肅以後、至今金石家不見著錄也、宣和博古圖所載犧象二尊、誠如肅說矣、何以山尊罍尊、皆畫山雷於尊腹、仍如鄭氏之說、安知博古圖所載、非後人依肅說而僞造者耶、呂氏考古圖有牛鼎、以牛首飾鼎之三足、安知非即古之犧尊、而不必全形如牛也乎、王厚之所記有鹿鐘、乃是作鹿形於尊腹、薛尚功所記有兕敦、乃是作兕形於敦蓋、豈必全作牛形、始爲

犧尊、況王肅所言、是漢代犧字、非古犧字、齊大夫送女器、
存疑焉可也、

是篇專主鄭衆鄭康成兩家言而駁王肅之說

說罍

罍之象取於雲雷而雲雷之形近於龜目古雲字篆文作[illegible]雷字篆文作回皆與龜背坼文相似故毛詩曰金飾龜目蓋刻作雲雷之象其意以雲雷象中明龜目可知龜目即雲雷之形之似龜背文者也非別作龜目而飾之以金也罍之見於經者其名有四曰山罍曰金罍曰大罍曰小罍其爲用有五曰獻尸曰酢臣曰祭社曰享臣曰盛水其爲質有二曰瓦曰木禮記明堂位曰尊用犧象山罍又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周禮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再獻用

兩山尊鄭司農註以山尊爲山罍此獻尸之罍也酒正疏云三酒皆盛於罍司尊彝云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此酢臣之禮也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此祭社之罍也詩卷耳我姑酌彼金罍毛傳云人君黃金罍鄭箋云君且當設享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此享臣之罍也天子諸侯燕臣用壺不用罍鄭箋衆燕禮就快也少牢饋食禮云設罍水於洗東註謂凡設水用罍士冠禮云設洗水註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盛水之罍也大罍小罍皆以瓦爲之山罍金罍皆以木爲之鄭註鬯人云大罍瓦罍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瓦爲之容五升此

大罍用瓦之明證周易坎卦樽酒簋貳用缶爾雅小罍謂之坎此小罍用瓦之明證鄭註司尊彝云山罍亦刻畫爲山雲之象許氏五經異議引毛詩說云金飾龜目畫刻爲雲雷之象詩正義曰言刻畫則用木矣引韓詩士用梓之說以明之士無飾故言其本體士以上用梓而加飾耳此山罍金罍用木之明證說文木部櫑字從木從畾而又著罍字解云櫑或從缶蓋從木者因山罍金罍而起義從缶者因大罍小罍而起義也博古圖有犧首罍高一尺四寸有象首罍高二尺四寸五分考古者謂一爲犧尊之誤一

爲篆尊之副未知然否而其文皆作多四形不別作龜目
余故曰龜目即雲雷之文之似龜背坼者也